

晉

書

一四

蘇氏藏書

PDG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御撰

劉弘

陶侃兄子臻弟典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
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
太子門大夫累迁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軍
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以
勲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率前將軍趙讓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
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
侃為大都督叅軍廂伯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
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
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
校尉張弈領荊州弘至弈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弈斬之表曰臣
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

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有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
水校尉張奔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殺黨初平昌
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颶風駭蕩則滄海橫
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頃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奔即梟其首奔
雖貪亂欲為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今奔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
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死城不守咎由趙
讓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奔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關廐
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
望焉張昌竄于下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缺
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
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
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万事有機豪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
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乂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
難淳朴弥凋臣輒以徵士五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彼蕩之弊養退讓

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伯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沔鄉令虞潭忠誠烈士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弥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置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

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声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礼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俚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物章太樂伶人避乱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礼壞樂崩命杜襲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襲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効巨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

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
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
顥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接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使受東海王
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丹說弘以
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顥使張光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
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
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深恨之陳敏寇
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
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
三郡兵屯巴東為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
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
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
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
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

守相子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
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
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
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
郭勣欲推穎為主弘子璠追導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勣戰於濁水
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劼貳子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
及弘距穎璠又斬勣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
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
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之
由是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
累僑人俟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
雖甘棠之詠召伯无以過也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
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无以待賓其母乃截

髮得雙髮以易酒者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首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官召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誼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楊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

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
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
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旣至謂侃曰五岳爲羊公叅軍謂吾其後當
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
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禁之敏遣
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聞侃於弘曰侃與敏有
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
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
引爲叅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
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
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
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叅東海
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叅軍
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

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
見之大悅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輜車鼓吹侃乃與
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
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秉之左右侃
即遣兵逼秉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秉縛送帳下二十人
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土者歸之益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
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弼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
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興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顓爲荊州刺
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
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鄉等誰能忍饑
關邗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
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
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
便爲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

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
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荆
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
冲悉降其眾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
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涇中部將張弈將貳
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眾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為所敗
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弈竟奔于賊
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
舉為先驅擊杜弼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
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効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
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羣醜破滅近者王
如亂北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子來之眾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
不散往年董叔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

獻捷然杜弢惛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弢即廻軍
溯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弢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
楚救命塗炭使弢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
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
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弢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
攻弢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
當時死者不可稱數賊衆衆伍更息更戰弢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
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弢重加黜削弢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
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釐之差將致
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岵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敷於是奏復弢官
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弢
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
降萬餘人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弈而殺之衆情益懼降
者滋多王貢復挑戰弢遣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

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腳馬上侃言訖
貢獻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而
弼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
江陵欲誑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
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
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
廙敦意攀承侃風言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
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
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
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
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
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
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
州秀才劉沅俱謀反或勸侃且往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

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浚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固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

人皆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
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痛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
鞭朴曰樛蒴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
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邪有奉饋者皆問
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叅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
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
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
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
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旣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
賊所害平南將軍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例深
以爲恨荅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
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迴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
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温

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敢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禽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躬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延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

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胤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胤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胤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且待詔報胤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胷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虢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道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苟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胤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胤旣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胤降胤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胤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胤蘇峻將馮鐵殺胤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成將胤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胤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胤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胤命張勳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珣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

殄威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便兄子臻
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
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
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勦則
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
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龍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
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
陵未反所以憤氣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
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
分違已勒國臣脩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
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
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立輿於巴東授桓宣
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

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安天
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雋司徒道顯識經遠光輔三司空鑒
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
也獻贊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
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大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榮戟仰戀天恩悲
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愷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佩輿車出臨津就
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
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
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勲伯
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于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皇
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寶章
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滋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俾遺令葬國南
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
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輒進

失利亮司馬鄒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日章
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鄒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
鄒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漢書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
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
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鄒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
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
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
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
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害貧負利夷
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
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
亮伐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
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
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愷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愷

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
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
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
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
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
得入聞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
人朱衣介憤歛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
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
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
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
人唯洪瞻夏琦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洪壁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
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
長沙夏與斌又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旣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

中器仗財物夏至殺城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
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身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
懲暴虐庾亮表未至都而庾病卒詔復以瞻息弘龍表佩爵仕至光祿勳
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五百戶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
定嗣卒子龍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斌尚書郎稱東中郎將南
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號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
五年庾亮以稱為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
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
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閣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
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
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揚恭趙韶
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放獄自盡將軍郭
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

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
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
難諸將邊懼莫敢酬荅由是奸謀未即發露臣以佩勲勞王室是以
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
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祿勳低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蠻校
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

臻弟興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奔本中州人元康中被
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為所獲諸將
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興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為用佩赦
之以配興及佩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興率
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焚佩輜重興又擊破之
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興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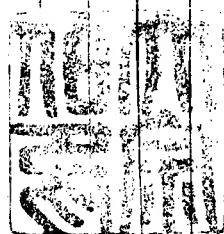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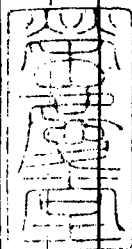
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
所以仰希齊政府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闔外摠頒條之務禮緣區
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讎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
多阻分符建節並系天綱和李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
振吳起之風自幽組荆亟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櫟孔翠之毛由是
夷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侵於稽
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
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摠
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
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
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
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朝匪忘忠肅長

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馭繁賴之重匪伊舟航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書

溫嶠

晉書六十六

和嶠

子愔弟

和嶠

和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美弟之子也父愔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
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
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
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
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礼之請為參軍琨遷大將軍
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
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
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
鎮江左琨誠數系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
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
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
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

因說社稷无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
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
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
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
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
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
入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
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
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
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
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
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
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
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

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輔朝政闕拜觀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旨節不促豈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辭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言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

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叅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踈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違晏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巨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

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御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且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令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雖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

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采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宜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下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

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象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愬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号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愬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愬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龍蓋立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

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
增軍討撲輒屯次淦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宜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
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龍葵保
與嶠督護王衍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
逆賊肆凶陵陷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
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
情摧墮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
先摧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
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
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
辱按劔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
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啣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
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
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之後將軍郭默即

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徂約情性徧阨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之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在不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叔且護襲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

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業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通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太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峻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佩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州侃屯查

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
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
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
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百餘級嶠又於四
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
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則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
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粟當備不虞卒復
無食僕便欲西歸便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
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
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
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
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
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
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

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僣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僣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蹶為僣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僣錄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檣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襲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

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毀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
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
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
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
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
懼皇綱之不維念凶寇之縱暴唱率羣后五州鄉貢應首啓我行元惡授
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
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勲先王之明典
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万布千匹謚曰
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
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于人神
非巨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与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
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去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
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育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獎臣

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
恩俾其移葬使嶠棺柩无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
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
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為
交州朝廷許之王述与會稽王綏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
領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礼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
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
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
散騎常侍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
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
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
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為主
簿鑒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荀晞檄為從事中郎晞与越方以力爭鑒

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迴晞亦不之
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
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旣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
義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邪寔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為主
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
其恩義者相與資贖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
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
鑒爲主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
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兖州各屯
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
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
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旣至轉
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内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
是拜安西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

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
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和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
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
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
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旣繫身北
面義同在三豎可偷生屈節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
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里不遣敦之黨與
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邾道徽儒雅之士名位
旣重何得害之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旣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
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
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死城小而固且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
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
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克且賊無經
略遠圖惟恃承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

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无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金帛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道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道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无以難而不能從俄還車騎將軍都督徐充青三州軍事兖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与王道下壺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迹城

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
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
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
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歸以除元惡昔戎狄
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君石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
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
若二寇不梟義无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監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
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
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
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无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
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
撫軍將軍王舒輔國將軍虞潭皆受監節度率衆渡江与侃會于茹
子浦鑒蔡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与後將軍郭默還丹徒
立大業曲阿凌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

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叅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
賊方軌而前勸鑒金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五蒙先
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寇在郊衆心危迫
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三軍邪將斬之久而
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叅軍李閔追斬之降
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
子曇時賊帥劉徽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楊
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
臣疾弥留遂至沉篤自付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
過才曾无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
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立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
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
之日耳目所統錯雜率多此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
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

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
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
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孝疏奏
以蔡謨爲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
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冲邃躬識弘遠忠亮雅正行
爲世表歷位內外勲庸彌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
以寧功侔古烈勳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
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跡丕揚徽劭今
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大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
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
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
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
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
年二子愴雲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爲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會弟曇素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脩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且見徵引以叅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旣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楊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

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冲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住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為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

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
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溫曰清水入河
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
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
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
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
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
速決退必愆之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僂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
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閔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
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
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旣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
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旣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
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可不深思哉
溫旣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

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闕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情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言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秀美雖寒賔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猷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常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慢怠履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捷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文夏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

重超以爲一時之雋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龍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

內史入補丹陽尹劉毅鎮江陵請爲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匡除

曇子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
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爲
撫軍引爲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
廷以曇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
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
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
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
擢恢爲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
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
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

結苻堅而登署衝為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佺期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為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為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為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為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五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為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于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劾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犄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為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為尚書將家遷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賊之及其四子託以

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寒畯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囂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璽爲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

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遂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主貞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旣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猋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回踵武弈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廼誠謀敦翦峻奮節摘名道微忠勁高芬遠映惜克負荷超顛雅正

新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御撰

顧榮

紀瞻

賀循揚方

薛兼

王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
機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
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
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
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
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
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
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為大
司馬主簿冏擅摧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
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
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
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

清顯而府更收實才。嶺然之曰：囚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產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囚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又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又敗轉成都王。潁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友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礼嘉築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乱，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无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无實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万，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尺懷，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

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足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決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旣常才，本无大略，政令反覆，計无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万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王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乃機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沐三捉髮，何哉？誠以一日万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

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衆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
流言滿國人心方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雋彥思畫今日之要
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南
土之士未尽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尽
誠膽幹殊快殷慶兄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
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沉潜青雲
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
六年卒官帝臨喪尽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
昔賊臣陳敏馮寵藉權滔天作乱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為
臣僕于時賢愚計无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馬伯顧榮經德
躋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菴逆之下每
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群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
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為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
為國歷年通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勲茂上代義彰天下伏

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先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疆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參佐扶義助彊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明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况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字惠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今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華而脩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奢失多儀周鑒三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道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先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

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北庶漸化大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
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札教太學所以講藝
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
異物漢氏遺作居焉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
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
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
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
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
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
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
美此長世所以廢因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
急於招世理无世不對而事千載俱有古之因主何道而如彼後之衰
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

庸則百揆序有乱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
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
陋使山无扶蘇之才野无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廳
飴甘露豐隆醴泉吐液朱草自生万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
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
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貞賢之塗已闔而教
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脩若關四門以延造
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
度宜節宣國典必協康濟哉等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
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茲究既
那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
漢魏遵承因而不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
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与不對曰二儀分則非庶
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

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
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
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
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
不能更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
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
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酌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
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三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
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
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万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
也今有溫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
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
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性柔弱以
含容爲資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

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
盡稱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
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
進淳德往而莫反豈大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
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
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旣離智惠擾
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
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
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
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
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昧昧
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旣
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万物始萌六合闢拓老子云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

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尽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句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召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与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与之同乘而歸

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
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督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
令今已受拘瞻齊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
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
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之
成敗今世事卒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置于
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
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縮北極百
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
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
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且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
惟理與當晉祚也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
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成帝緒顧望宗室
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

藝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幄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又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俎只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號哀竊雖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豪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卧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胃腹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礼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

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彊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萬國革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弊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又使官脩事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邠監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臨幸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率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邠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上戴若恩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厯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臨蒞空臺闔出內

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
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瞻鎮東
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
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
臣導異有豪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
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
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
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
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
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
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遂巡告誠朕深明此
操重爲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
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

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
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
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主老而彌篤尚書閔鳴太常薛兼廣川
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疎咸
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然昌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
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
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璽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
先瞻卒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
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曾祖齊仕
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
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重亂不羣言行進止必以
禮讓國相丁乂請為五官掾刺史秩皆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
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

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夕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
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
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
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樓逢有書自出新邦朝無知己
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惠智所為恨恨巨
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
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
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
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
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
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
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遂會稽相
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
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以合衆

應之冰大將挽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桀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荅帝甚愧之三日出東海王越命爲叅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賤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繼以入秦園綺彈冠而匡漢

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
鎮殮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乘結駟之軒軌策柴輦而造門徒有其懷
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
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筭元凱
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顯顯實在君
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
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軍沈植銜命奉授望委屈臨以副
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數逼不得已乃輦
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
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時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
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
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闓聞
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
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荅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

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全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惰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畋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置重使力足相周若寇劫疆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隨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即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

至此賢履信斯順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臬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祿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上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已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且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

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
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大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
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
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
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
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
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
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
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
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
兆潁川曹嵩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
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
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
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

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
備辭多不載意從循議焉朝廷疑滯旨詔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
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
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底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
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
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
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
疾廢頓臣節不脩上降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
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
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宗遇如此疾漸篤表乞
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
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拍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
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
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

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楊方者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壘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偶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國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駰郭林宗成魏惠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叅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

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
鈞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
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仕吳爲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爲
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
賀循齊名號爲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
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
東海王越引爲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
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
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
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爲太常明帝
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垂嚴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風
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然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
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

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恩降丞相武昌司空即立子體道高邈勲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已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竟而有靈嘉茲榮寵及葬屬王敷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顯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才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賚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緝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鑒躡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搏風矯翼列傳第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御撰

劉隗

孫波

刀協

子彞
子達

戴若思

弟邈

周顗

子閔

劉隗字大連彭城彭城人楚元王父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爲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親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漫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

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劄符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賊污舉頑用詭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言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忝意聞未達斯義昔鄭人斲于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溥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湏蒸荒

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吏淳子伯刑血著柱遂逆
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
其冤伯息患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替之受賊使
役軍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輿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供
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替停而不以軍輿論至於伯也何獨
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
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蒔法曹叅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
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北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
同周青冤冤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
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書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
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蒔弄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道等
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
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旣建拜御
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所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隄

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爲兇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訕赫百姓誼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旣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顗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爲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祕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天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不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望於江湖人相望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

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表真朝廷空虛以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曆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

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輒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流之鯨潛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須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旣替利競滋其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

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君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災感之災勢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暫廻聖恩大詢

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
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荅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
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縻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
此表未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
儼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江太守隗
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
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賣胡
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箠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
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閭鼎所殺
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
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

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為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又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為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為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敗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置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

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顓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墮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楊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筭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况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且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也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乃令中

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且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且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愷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且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感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

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莛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乃今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負外散騎尚得追贈况乃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負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怪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乃令鹿麕剛多怨若以貴也乃氏今賤若以富也乃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子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

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充
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

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歷顯職隆安中達爲廣
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
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千人餘貧稱是桓玄篡位以達
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
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
達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
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達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
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
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
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
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

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拍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
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劒就
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
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
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
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
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絜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
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騶駼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
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
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
旣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
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
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弼加若思前將軍
未發而弼滅帝為晉主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

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授刺史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荅曰臣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荷昔為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為尚書惡其為人荷以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比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為將來之憂耳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
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
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
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
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
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
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
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
綴旒之危冠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鳴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
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盱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
於中原何遽遽豈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
鍾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
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

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魯賈逵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伐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為丹楊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謚。

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顥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顥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顥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顥從弟穆亦有美譽言欲陵折顥顥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顥爲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傳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顥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顥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馬戴邈曰顥雖退敗未有蒞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爲揚威將軍充州刺史顥還建康帝留顥不遣復以爲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顥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知不效一官止足良難

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羣公子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又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道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顗叅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權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顗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

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顓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和顓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懷彊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荅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

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叅軍擣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摠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卬如斗大繫肘旣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旣得志

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
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
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
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閔恬頤
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
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秘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
烈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歷鄉守琳少子
文驃騎諮議參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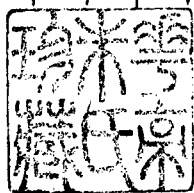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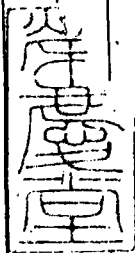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子而國用之行已則凶
子乃家誠以器乖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
秋獻斷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
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
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
不幸也若思閑爽昭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臆能納咸以高才雅道參豫

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
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爽忠謨允塞道
屬屯蒙禍罹兇慝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卷第四十

晉書七十

應詹

甘卓

鄧騫

卞壺

從

劉超

劉超

劉超

劉超

劉超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詹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材年又稚弱乃請族入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又奔鄴盛稱又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

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
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首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
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
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
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棄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
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
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爲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
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
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
使君有常尊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
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
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王盛
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
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

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昔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馮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允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厠被練列勤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

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渡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貴異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非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

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士不得撓乱百姓三臺九府
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
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禄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
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
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縉
纒齊好斷金予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
旋鎮舊昌楚吾承之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
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
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
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
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
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乱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
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

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乱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鮮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泓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吳將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祭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叅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乱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卓女深相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祖

敏遣卓討廣頊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荅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躰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李校父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孝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唯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銜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於家卓尋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

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叅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方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叅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

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
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
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
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
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
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
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
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
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
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
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
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溯流之
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旣定據其
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

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憂遣叅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龍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叅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叅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期叅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叅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叅軍印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

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敬言卓轉更恨復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鄧騫字長良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爲魏乂所敗以虞悺兄弟爲承黨乂盡誅之而求

騫其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又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哀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囂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壺弱冠有名舉司兗三州齊王囂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

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天性
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至家門亡父往為中書令時壺蒙大例
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
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為苟晞所召晞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
假授思暫之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
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梟懸壺亦嬰病
具自歸聞未蒙恕遣卅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
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為尚書郎實
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
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月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
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
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
日功績以降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改疑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
諸叅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平琛

傳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
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忝何哀孤之日不見敗愆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
志服闋為卅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二府貴而憚焉中
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
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
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大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
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其
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
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
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
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礼不從春秋禮
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以終非為既絕
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
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

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若式父
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
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為制離絕於三居裁出否於意
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繼前子求去求
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
人也式必內盡臣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
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
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
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
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
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
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
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
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

因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爾爾司徒王導以疾不至蓋正色於朝曰王公且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護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无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君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

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稍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
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
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
官以褒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
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
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
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
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恃禮傷教罪莫斯其中朝傾覆實由於此
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
政成帝母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怛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
茂弘驚病耳若下望之之嚴嚴刀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峒當敢爾
邪壺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
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
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

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朝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玃案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任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其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稍兵壺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關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

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
年四十八二子盱眙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光祿
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納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忠貞
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
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
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
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艱存亡以
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
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矜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
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壺伏節國難者乎夫
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楚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
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卅
子盱散騎侍郎盱弟盱奉車都尉盱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
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

道萃于一門。珍子誕嗣。成康六年。成帝追思。盡下詔曰。盡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縣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且廩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脩塋兆。盡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昫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卻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揚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爲左丞。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爲主簿。王弥逼落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弥。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戊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旣而杜弼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弼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爲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

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
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
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竟以畏愆貶秩三等為
鷹揚將軍徵拜大司農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
王敦也以為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祿勳
出為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
溫嶠更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
璉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
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
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為光祿大
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
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子滔嗣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
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為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

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
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
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
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
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
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
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
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常年賦稅
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封別付之使各自書家
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為中書通
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
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
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
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啟買官外廄牛詔便以賜之

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
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
衛號為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朝望輒步
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
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
宮內及王師敗績王道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
章頓闕超躬率將士奉炷呂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
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
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
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无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
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所口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
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
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
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

舊佩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遣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訥子享亦清慎為散騎郎

鍾雅字彥甫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内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

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徑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暮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呂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右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敝雅雅曰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五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

逼遷車駕幸石頭惟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
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
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并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
志在勤王旣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上壹東帶立
朝以匡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
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
雅正直當官屬巨滑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
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苟息繼之以
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脩應嗟運促甘斃疑留
望之徇義處死為易惟子惟巨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
肱繼之以死

列傳第四十

晉書十